



# 《突围》中的两场戏，恍若回到话剧舞台

◆ 邵宁

45集的电视剧《突围》日前播完了。这部讲述国企反腐的硬题材电视剧，成功塑造了齐本安、林满江、石红杏三个国企高管形象，在当下反映现实生活的影视剧并不多见。其中有两场戏让人印象极为深刻。

第一场是第33集中，林满江作为集团董事长到京州中福宣布新任董事长、党委书记，会议结束后，林满江让被撤职的齐本安留下。面对“权力游戏”的高手林满江，齐本安这个牺牲品该如何应对？饰演林满江的黄志忠和饰演齐本安的靳东来了一场精彩的对手戏。

“说吧，你还能干嘛？”林满江问。“我觉得我能当中福集团的董事长。”齐本安答。“你是比较猖狂，你是麻木不仁，顽抗到底，不知天高地厚啊！”两人唇枪舌剑，你来我往，表情和口气也渐渐从冷嘲热讽变得充满火药味。终于，书生气的齐本安也爆发了：“你不能别一口一个组织，一口一个上级，我直起鸡皮疙瘩！党和组织怎么就成了你林家铺子的代名词了？”齐本安把文件夹往桌上重重一拍，抬起头来对林满江怒目而视。这大出林满江所料，他也气得一拍桌子，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，正色道：“不能让你阻碍中福集团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。”最后，当齐本安将小金库的材料放到了林满江面前，拉响了炸雷，林满江终于彻底失控，他声嘶力竭地打电话紧急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议，对齐本安怒吼：“你没有（参会）资格了！”

整整20分钟，这场对手戏就发生在会场，局限在主席台上下的狭小空间，两人肢体动作仅限于走下台、走上台，坐下、喝茶，立起、怒骂……但是，戏剧冲突却极为饱满，充满爆发力。气氛时而紧张、时而缓和——紧张时甚至唾沫星子都喷出来了；缓和时面露微笑，称对方“同志加兄弟”……这是势单力薄的正义者和手握大权的阴谋家的较量，这是“人民的财产”的守护者和偷盗者的较量，这是阳光和阴霾的较量。所有这一切，都被丝丝入扣地展现在镜头前。

在这场戏，被很多网友怒赞“整部电视剧的精彩之笔”。“飞天、白玉兰最佳男演员”黄志忠的气场自不用说，靳东的演技也让人刮目相看。两人都是功底扎实的

学院派，演出了性格，演出了脾气，演出了幽默感，演出了精气神。

石红杏（闫妮饰）和林满江最后见面的一场戏，则是另一种味道。做了这么多年的“背锅侠”，石红杏终于忍无可忍了。她找到林满江，决定和他摊牌。当她将以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说出来时，林满江全部否认，依然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她身上。他的冷酷和狡辩，让一直视他为偶像的石红杏终于看清了真面目。从怀着一线希望到发自内心的愤怒，再到万念俱灰的绝望，闫妮把人物的心理变化表现得细腻动人。她用眼神、表情、声音表现出情绪的一次次起伏变化，直到最后的情感高潮。在这场戏里，闫妮展现了高超的演技，连几次哭泣都不一样，有饱含眼泪，有泪流满面，有痛哭不已……两人的对话中充满潜台词，最后的拥抱让这一切变得意味深长。而这次见面也成为压垮石红杏的最后一棵稻草，让她看清了自己的一生，也使随后的自杀变得更为合理。

现在的电视剧，很少能见到这么过瘾的正面深度交锋戏了。如果说前一场戏是男人之间的对决，如同疾风骤雨，让人感到痛快淋漓，那么第二场男女主人公的对手戏，则如绵绵秋雨，但寒凉彻骨。两场戏，你来我往，层层递进，峰回路转，让观众有回到话剧舞台的感觉。

这两场戏的成功，编、导、演缺一不可。首先是导演敢于把半集甚至大半集的容量都用在一场对峙或交锋上，足见其独到的眼光。其次要感谢编剧，此类对手戏全靠台词支撑，这两场戏的大量台词不仅符合人物的身份，更写活了性格，写尽了情感，令人称道。当然，好演员同样关键，换成有些所谓的流量明星，编剧都不敢写两行以上的台词。

《突围》并非是一部无可挑剔的作品。全剧结尾匆忙，有虎头蛇尾之嫌，有些情节枝蔓似乎多余，比如记者秦小冲的冤案。还有一点，电视剧对于林满江的弄权、贪腐进行了深刻的揭示，但是对他腐败根源却挖掘不够。他全剧“反腐倡廉、党纪国法”等口号式语言过多，旁白也有点画蛇添足。尽管如此，《突围》依然是一出值得一看的好剧。



## 期待八面来风

◆ 毛时安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日前，西安话剧院《路遥》在上海演出。舞台上，艺术家们细腻深情地展现了人民作家路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，许身文学的殉道者形象，全剧结尾，他在文字高坡上躬身前行的文学纤夫的剪影，深深感染了全场观众。不久前，陕西省人艺在上海演出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创作的同名话剧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作为改革开放一代人年代精神史诗，再现了孙少平、孙少安两兄弟在时代的大潮中百折不回的人生道路，同样打动了沪上许多年轻观众。许多观众都是第一次感受路遥和他作品的舞台魅力。殊不知，将近四十年前，上海的话剧艺术家已经把路遥发表在上海《收获》杂志上的成名作《人生》改编成话剧。这也是路遥作品第一次以戏剧的形态在剧场的闪亮登场。剧中主角知青高加林、巧珍80年代在一个偏僻小城的一场令人唏嘘的人生悲欢离合的故事。一切就在眼前，让现场观看的路遥多次流泪。话剧《人生》火爆，连演了四个月。

回顾历史，是为了未来。这些年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，各地都在为建设文化大省、文化大市，文艺创作而努力开掘本土的文化资源。文化的地域性得到了充分显现。这本来也是文艺繁荣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。这种开掘丰富了我们的文艺舞台。上海濒临东海，它也是一片海。就上海文艺创作来说，还有大量地域性文艺创作资源有待作家艺术家去深入发现和开掘。

文化的地域性，一般来说特别强调它的“在地”属性，突出其与其他地方文化区别化的文化个性，文化场域有封闭、有限、自足的特点。但上海文化的地域性，不同于他地。上海文化的地域性既有上海文化“在地”的根性，更具有极为开阔的广延性、连接性。首先作为共和国长子，它的眼光和视野，特别是国家赋予它的使命，使它始终有一种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和历史担当。在“西迁精神”中，上海交大师生在一片荒地上组建新交大，就架起了我们可以开掘的创作素材。剧作家陈彦“戏剧三部曲”最后一部《大树西迁》就记录了当年上海知识分子响应党中央号召，一声令下义无反顾奔赴大西北感人经历。五六十年代上海支援外迁工厂679家，与全国各地血脉相通。最近，广西柳州就原创了散发着工业乡愁的音乐剧《致青春》，表现上海工人无私支援，为当地奠定工业发展基础的动人故事。文化也是，上海的出版机构北上，充实丰富新中国的出版布局。最近的“进博会”和“顶科”论坛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对上海文化地域性定义的极大丰富和开拓。其所带来的不仅是全球的经济产品和科技成果，同时也是文化的交流。上海文化历来有“海纳百川”的文化传统、胸怀和视野。程十发先生说“海派无派”，从这个角度而言，作为一座全球性的国际文化大都市，上海城市文化的地域性是一个场域开阔的，具有“非地域性”特征的文化要素。在我看来，文化的地域性有广义和狭义两种。狭义的就是场域、视野相对封闭、自足的。而广义的场域、视野是开放的、扩散的。所以，我们的文艺创作，不但要努力讲好展现上海人精神风采的本地的上海故事，还要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土的中国故事。同时，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，也要学讲“天下大同”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故事。

上海之大，不是空间之大，而是城市文化胸怀之大。打开视野，八面来风，我们的文艺作品会有更丰富而精彩的展示。

## 观杂技舞剧《化·蝶》 肩上芭蕾 从上海出发

◆ 朱光



上海各个方面的协力，排演杂技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也许只能还是一个梦。”

出于为国家打造优质文化产品的高度责任感，上海全方位出人出资出力，汇聚了海内外优秀的舞蹈、舞美、服装专家“强强联手”，形成优质资源组合，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专业制作团队。在上海这个大平台上组建的高度职业化团队、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亮相引发的多频高光亮相、在上海这个大码头上引来的海外巡演商机，让“杂技对手顶”节目成长为杂技舞剧《天鹅湖》，进而在近20年后，又孵化出以民族故事为主题的《化·蝶》。

时过境迁人不变。从节目到剧目，从西方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到传统文化叙事《化·蝶》——导演、主演均是赵明，以及吴正丹和魏葆华夫妇。吴正丹6岁刚进沈阳市体校时就认识了魏葆华，几年后意外得又在辽宁省技巧队相遇，且在11岁时与他成为搭档——在技巧双人项目里，魏葆华是“底座”，托举吴正丹这个“尖子”。2002年1月，在“杂技界的奥斯卡”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上，他俩的《东方的天鹅——杂技芭蕾对手顶》荣获金奖。如今，她已成为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总经理兼艺术总监。她从一名体操运动员到杂技演员再到剧院管理者、制作人。导演赵明始终是舞蹈界响当当的名导演。他们的合作固若金汤。

自上海杂技团的杂技剧《战上海》为杂技形成“剧”树立了中国特色杂技的信心——肢体技巧很高的节目，也能成为融入叙事、凸显红色主题的舞台剧之后，能以本土原创题材制作杂技剧成为中国杂技界的新目标。从“天鹅”到“蝴蝶”，美的意向从西方转向东方，但是造就美的核心力量——依然是人的力量与智慧。该剧融合了戏剧、舞蹈、杂技、魔术等形式，仅杂技就覆盖到32个科目，可谓是融合中国杂技之精华。蹬、顶、抖杠、软功令人目不暇接。与此同时，扯铃中的绳幻化为“红绳”牵线梁祝等创意，把杂技深深融入了剧情，成为具有中国传统情感色彩的道具，实属有机的创意。这就是让杂技成为杂技剧，让杂技人成为表演艺术家的根本原因所在。当然，这最初始于上海，这座拥有原创引擎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。

杂技舞剧《化·蝶》日前在上汽·上海文化广场上演引发了一段往事，“肩上芭蕾”这门绝技，正是该剧主演吴正丹、魏葆华夫妇，近20年前在上海城市舞蹈公司的鼓舞下创意、演绎成功，首先亮相于2004年上海大剧院且连演20场后，走向世界的。当年，这一融合被誉为“中国杂技第一次与经典芭蕾交融，第一次与交响乐握手，第一次以戏剧形式登台入室”。而“肩上芭蕾”此番又成为《化·蝶》的压轴。

“肩上芭蕾”源于当年的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创演的节目《东方天鹅——杂技芭蕾对手顶》，获得过国际金奖。因而，节目组期望在此基础上，拓展为一部杂技芭蕾舞剧。当年文汇报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所属上海城市舞蹈公司闻讯后，果断接盘，与战士杂技团紧密合作。在城市舞蹈的牵头下，大剧院艺术中心等也随之出力……按时任战士杂技团团团长宁根福的话来说：“如果没有城市舞蹈以及